

我喜歡的女孩不喜歡詩

臭屁王去荷蘭交換學生半年，限時動態煙霧瀰漫，我跟寶寶說我好羨慕邊揉著她的胸部。寶寶剛考上 T 大中文系碩士就休學了，下禮拜要去澳洲屠宰場尋找人生真諦。我們感嘆人生，有些人就是吃不起人參。扯遠了，比王菲不告而別飛去加州還遠。寶寶說要去澳洲教中文，全世界都在說中國話。但我只想對你說情話。我說。我以為她會笑著翻白眼，像過去一樣，但她只是望向窗外。我知道真的結束了。一年兩個月隨著陽台的菸霧緩緩上升，樓上的老太婆往下潑水。

會叫她寶寶除了她的嬰兒肥臉，還有她的胎兒睡姿。那天早上我醒來，想著六小時前的鐵鋁罐，頭有點沉，寶寶睡得很熟。我想起身，但左臂被盤根錯節的髮絲佔據。我羨慕植物不會手麻，羨慕它們只要陽光跟水。中午直射我的臉，窗簾太遠，再過一會兒眼睛就微波完成。寶寶醒了。我要走了，手臂掙扎一下。我暈，寶寶說。嘿我肚子餓了，我抗議。寶寶翻過身跨坐過來。後面的事你們都知道了。阿麥調侃我一番。媽的你這個傻屌有傻福。我是傻傻的，平常在百貨公司當工讀生，就是那種你買了三千五千幫您換個洗衣精護髮乳的小螺絲，沒有名字的小螺絲。寶寶是滑 tinder 遇到的，文青少女。那她大嗎？阿麥嘿嘿笑，我知道他不是問年紀。乾你屁事，我吸完我的綠茶。她是一個想法很複雜的人，背包裡總會有一本書，心思很細密，跟她的睡姿一樣缺乏安全感。我拍拍屁股等等上工，老媽覺得我讀哲學很沒路用，還因此延畢。我沒辦法跟她說我有同感，除了製作一些哲學迷因不知道可以幹嘛。平常翹課，看著學校池塘的鴨媽媽，她很煩惱長子考上第一志願男校但裡面很多雞佬很怕帶壞自己的小寶貝。如果只煩惱吃飯跟生殖會比較開心，但我沒讀太多書所以我沒辦法申論五千字反駁她。

跟你分享一下到底在百貨公司幹嘛。基本上就是放空，或者偷吃小餅乾。同事都比我年輕太多，十八、九歲的少男少女，聊著哪堂課教授很鬆哪個很硬，然後呼嚕呼嚕的對性暗示發笑。我默默在旁邊印出熱感應紙，滑溜溜的觸感，畫畫或寫詩：我最羞恥的部分，就像養了多年的吉娃娃，雖然很醜但畢竟有點感情。敝帚自珍，一頭俐落短髮的寶寶教我成語，她總是覺得我講話像長太高的雜草，詩的部分也是。

詩就是中文程度很差的人在假掰。她說。個人觀點啦沒有惡意。啾啾。

我默默取消要分享給她的晚安詩。對啊我也這麼覺得。啾啾啾。

再一個小時後下班，寶寶想吃新開的燒烤。我傳訊息給阿麥，欸她不喜歡詩欸。

可是很多的地下音樂歌詞都像詩啊，詩歌本一家。

我沒有很懂阿麥的意思。

那你就讓她濕啊。笑臉笑臉笑臉。

阿麥是我的高中孽緣，一個寫很多小說得很多獎的死黨。但是我寫不出來，我沒辦法好好說一個故事，可能是我多愁善感。你寫的有夠爛，阿麥說。想到這件事我就會揍一下我家養的貓，貓界金城武，附近的雌貓都有牠的種。你的詩只是中學少女的日記隨便分段。我再補踹一腳。

悲從中來，點一根菸。喝酒跟抽菸是不同的態度面對悲傷，喝酒是逃避跟忘記，抽菸是直球對決。我沒有太多悲傷好說，因為跟其他人並沒有特別不同。布爾喬亞第二代偽裝波希米亞，我喜歡這個說法，讓一切看起來悲傷都很好笑。有時候跟阿麥一起喝啤酒，聽他不小心又拿了什麼獎然後我很不幸又被退稿，然後唱草東沒有派對。騷年，阿麥說，愛發牢騷的少年，你只是大隻雞慢啼。他用普通話一個字一個字說，接著談他下一篇想處理個體生命與時代洪流對抗，試圖介入歷史重奪話語權。我以為你在說神功護體的義和團，哼哼哈兮。你真的很難溝通，去寫你的花非花霧非霧。被說中了，我也寫風也寫雲，有夠詩意。阿麥乾掉他那瓶金牌，沒救了你。

這個時代裡，不需要再多一個人，告訴大家他的情緒感受。因此包括寶寶從此音訊全無，我盡量不去想太多，盡量控制抽菸的次數，盡量睡覺也要坦蕩蕩地躺成大字型。聽說有個資深作家表示這個時代的寫手都不夠認真悲傷，不知道全國巡迴文藝營有沒有安排相關課程。開玩笑的，一切都是開玩笑的，笑一個吧。我跟阿麥說，我要變成一朵雲飛到澳洲，如果看到寶寶跟哪個男生說話，就下雨在她頭上。開玩笑的，笑了就不會痛了。

人事部的阿姨聽到我想臨時請假一周。因為我阿罵死掉了，我努力低頭難過。阿姨只是拍拍我的肩膀，說失戀就失戀不然下次要換你阿公死掉嗎？說完她自己笑了。

第一天聽著情歌，梅雨季節就適合賴在床上發霉，看著床緣長出香菇金針菇杏鮑菇，悲傷的時候對吃不會太在意，我看著滾燙的水剝剝剝得到結論。三通阿麥未接來電，訊息嘟嘟嘟一直響。我剛寫好一篇新的，給個評語。我咬下半截杏鮑菇，燙口的水分在嘴裡爆開，悲傷的時候感官會遲鈍，我看著垃圾桶裡的殘渣得到第二個結論。這是我大學時光裡最密集思考的時刻，我想以此寫一篇學士論文，但沒有得到科技部大專生計畫的補助，或許他們對於寶寶如何影響我的生物性不太有興趣。教劇本創作的老師說過借物表情的寫作技巧，例如《美國天使》中妻子要逼問丈夫性向，用微波爐搞砸他的食物。我想不到滿桌的菇類可以表什麼情，或該擺出什麼表情。用保鮮膜把五官壓扁，或者鼻子往上頂像隻豬，齣齣齣，寶寶每次看每次笑。每天逗她笑就是我這一生最有成就感的事情。阿麥不予置評。我學梁朝偉跟肥皂說話，可能是今天的笑話像受潮的鞭炮，或者走路的時候左腳踢到右腳跟，它覺得我好吵，所以一點一點的搬走了。我不是一個好室友，以前滴滴還在的時候，我的菸蒂都種在他的盆栽。外來種太強勢會威脅本土物種，菸蒂多子多孫，原本的滿天星大岩桐成為肥料。

手機又亮了，同是工讀生的露露傳訊息來。你怎麼沒上班？我回想上一次跟露露說話是什麼時候。想一個人靜一靜。我按下傳送後翻過身趴睡，電風扇轟轟轟把身體吹向半空，悲傷會讓人體變得輕盈。這真是一個值得發展的題目：當某次出去約會留下的一個扭蛋殼子，一張過曝的拍立得照片，一條紀念的同款花花襪子都重的像鉛球。人就像空氣一樣，我把這個發現告訴阿麥，我想飛進寶寶的鼻孔，看看她的心臟是不是鈦合金。

很不錯的小說題材，阿麥說，借我用喔。我掛上電話。

撲通。第二天的水花飛濺天花板，萬青唱道住在我心裡孤獨的，孤獨的海怪，痛苦之王。游泳池裡划划水，岸邊傳來瑞奇馬汀扭腰擺臀，夠夠夠，啊勒啊勒啊勒。潛下去，吐出泡泡像犯傻的美人魚。原來阿麥是烏蘇拉，他說的都是真的，如果你是不被愛的第三者，你就會變成泡泡而死。所以你要拿刀插進她的胸口，就能回歸大海。那分手砲算不算一種插入，開玩笑的，拉扯你嘴角的肌肉啊笑啊。我擱在岸邊喘氣，游了一千公尺，狗都沒有我累到淚流滿面。水道中有幾條母鮭

魚快樂的游，我知道她很快樂是因為跟在旁邊的公鮭魚，咕嚕咕嚕咕嚕，泡泡的成分不一樣，她們的裝滿賀爾蒙。我受不了了，進化上岸，跟毆吉桑一起三溫暖。

光頭跟三層肚說，自由式的手伸出去後，要用力往後推，就會前進。我盯著自己的腿毛，溫煦的熱氣像置身海邊。青春如果是一座遼闊的海，我是仍然放不掉游泳圈的嬰兒在踢水。寶寶丟失了一頂草帽，它飄去更遠的地方，晚上在甲板上吃現烤鮮蚶，肥美的肉在舌頭爆破，寶寶在我的鏡頭裡沉默，張開翅膀，她的眉毛像隻海鷗飛往墨色的夜，停在草帽上漂浮。浪潮打上，帶來颱風的消息。那天晚上在旅館裡，我們背對背睡去。遠方暴雨將至，攤開筆記本寫詩。畫九宮格，在正中間寫大大的雨，另外八格聯想。

我填滿寶寶的名字。

你真的沒有什麼天賦。寶寶看我一眼，繼續看吳宗憲。

手機亮了，露露說等等要上晚班，可不可以幫她帶一杯珍奶。我自赤道返還，沖個涼。那時的早晨跟不上秒針，光線被無限的推延，一部分的我也許被遠洋漁船撈起，而海鷗已經飛往遙遠的晴朗。

露露說有個婦人把水果往下丟，全部砸在香水專櫃的天花板。就像雨一樣稀哩嘩啦下在安全玻璃上。有沒有照片？拜託我在上班欸怎麼去湊熱鬧，謝謝你的珍奶。

第三天我躲在學校的汗水處理室抽菸回訊息，清潔婆婆開門進來，炫耀她的candy crush 很高等，搭上話可能是我長得跟她的孫子很像，只差大學名字不一樣。阿弟我跟你說，我玩手机玩到白內障開刀花了六萬塊，但是阿姨領了保險金十萬塊，賺到有剩可以飛沖繩。我們哈哈大笑，河馬教授剛好躲進來「呼吸」，阿姨踩熄手中的半截菸推門出去。

老查某。河馬呼嚕呼嚕的鼻孔噴氣。

露露問我說請假在幹嘛。我壓破薄荷精油。寶亨的味道很像清潔劑，阿麥說，小貓咪才抽涼菸。

我在專心跟你聊天啊。

好害羞喔哈哈哈哈哈。

雨嘩啦嘩啦游擊，處理室沒有蓋屋頂。河馬看我一眼，閃人。雨水打在我傳

送的饅頭人笑臉，打在對話定格。可能顧客上門了，或者更糟，遇到像乞丐的顧客。小皮臉，愛翻白眼的獅子說，他媽的小皮臉。那是什麼意思，我偷喝一口珍珠，盯著往來的人。台語啦台語，現在的小孩齣嚨聽嘸。獅子年紀比我小，綁著馬尾，只要客人轉過身就偷翻白眼。

往學校的公車恍恍惚惚，像一顆太多齒輪的夢，沿途的植物久未上油，風一吹就嘰拐嘰拐的嚷著關節痛風。那天空氣中有股歡騰的熱，拖著黏答答的腳步去上課，我看見寶寶，手中拿著閃亮的畢業證書。想到昨天依舊傳了一則長長的心情被已讀，狹路相逢，隱約的命運軌跡在我眼前清晰。

嗨。

寶寶冷冷地看我一眼，頭也不回的擦身而過。

目睹一切的鴿子有點不好意思。抽根菸吧，但我只有紅媽寶。我跟他安靜的彈射菸灰，螞蟻驚慌逃竄。鴿子以前是個憤青，跟文青差一個字，就像我們都抽煙但不同牌子，外人看來似乎很像。我告訴他我剛寫好一首詩，剛發布到臉書。鴿子湊過來讀。看你的形容，好似長得比我馬子遜一點，鴿子說，她可是個美人。如果憂國憂民的苦瓜臉是審美標準，我想。他們在一場抗議運動認識，有著相同信仰的人做愛完可以抱著聊天，抽著一個晚上的惺惺相惜。鴿子說我們打算要去鄉下當青農。你也要加油喔，鴿子對我握拳，我搔搔頭傻笑。

Hello Nico 唱道玩耍的雨水弄壞衣裳，打在螢幕的光芒。我想收回跟露露說的那句話，抱歉我撒了一個小小的謊，我正在想著遙遠的南部的一個早晨，悲傷的時候很難專心，不知不覺抽完整包菸。

放假的第四天我溜去百貨公司。遠遠的我看著獅子跟露露搭班，前者欣賞自己剛做好的銳利美甲。露露看見我，揮揮手，我溜進小倉庫。

裡頭非常乾淨但壅擠，我碎念邊翻箱倒櫃地找，露露溜進來。嘿，她說，會打擾你一個人靜一靜嗎。我搖搖頭，找出上個檔期剩餘的贈品小熊軟糖。我們安靜的咀嚼，我的眼睛開始不安分。露露小小的嘴，微肉的臉，垂到肩膀的髮梢。眼球對準她。很完美——

的打了一個噴嚏。

你還好嗎？是不是這裡太髒啊？露露遞過衛生紙，你要請假多久啊？一直替

你代班很累。我與露露四眼相對，她的雙眼是手電筒，光線源源不絕的湧入我的雙眸，我什麼都看不到了，原來過曝是這麼一回事。說著寶寶、草帽、孤獨海怪、痛風的樹等等，舌頭鬆動詞彙與意義的螺絲，零件框啞框啞掉了滿地，一片混亂的滿天星斗真美。才怪。我滿臉通紅的看著露露，悲傷令人害羞，我撿起其中一個螺帽握在手心，像是要用手溫融化剛剛的言不及義，鑄成詩句。

露露拍拍我的肩膀，你要想個方法彌補我啲，隨即往獅子跟客人對罵的聲音走出去。

寶寶分手後唯一一次傳的訊息，是告訴我系上的置物櫃有個東西要還我。打開，是一本詩集，交往一周年我抄寫的一本，五十二首關於她的描述。在小倉庫裡戴上耳機，慢慢地翻，這個時候應該掉淚，不，我要學金城武一樣是個很酷的男人，跑步讓身體的水分蒸發，這樣就不會流淚。似乎心底邁開大步哈哈笑的騰空，我笑著一頁一頁撕下來。然後走安全門到最頂樓，在百貨公司的上空讓風吹走所有的文字。糊里糊塗撿到的人會撥打那支號碼，電話在另一頭的澳洲接起。

篠山紀信有一幅照片，是裸女像嬰兒一般蹲在岩岸，遠方烏雲罩頂，但一縷陽光強行照耀在女人的頭後方。第五天我跟露露繞了一大圈又回到這幅照片前，她小聲地說這個構圖很犀利，像是古老寓言裡面的救贖高潮。原來你有玩攝影？露露轉過頭，雙手的食指與拇指成九十度，對準我拉出框框。如果是我會這樣拍喔。

盯著照片，我陪露露去看攝影，當作彌補她頂了我好幾天班。像在公園裡等待蝸牛，看著牠拉出意義的方向。阿麥說蝸牛一天可以走二十五公尺，相當於一小時一公尺的步伐。露露無袖的上臂看得出色差，大約三十公分的距離，但我的身體是秒針，無論怎麼上緊發條，都仍然自轉著。

露露的手抓住我的衣角，往細江英公走去。各自盯著不同的作品瞧。我眼前是一個駝背的男子指著一名女子的鼻子，露露眼前是一個男人口中含了一朵花，眼神威武。

我深深有感，但找不到相對應的字眼，只是男子像替自己出氣的，另一個我。從來沒喜歡過美術館，或者，那些沒辦法用文字抓住的展品。阿麥傳訊息來，欸你要開始動筆了快截稿了。

你是第一個耐住性子陪我看展的男生，露露轉過頭說。

寫什麼呢。大片的雨像瀑布流淌落地窗，窸窣窸窣的交談聲。你又在睡覺，寶寶把我搖醒，坐回自己的位子，圖書館最頂層是外文書，除了死掉的作者幽靈不會有人來。神經病，寶寶說著往我身上靠過來。啄一下她的臉頰，再被罵一次。我輕聲唸寫好的詩，關於體育課要跑一千六百公尺的男孩，反省酗過多的酒跟情話，思考如何有規律的換氣活下去。

我覺得很無聊，寶寶說。

真的，那麼無聊嗎？

寶寶聚精會神的讀書，我把作品揉成一球丟進垃圾桶，三分球。戴上耳機，看著遙遠的燈火，看著別人橫渡海峽，我應該不痛苦，應該，我的嘴唇強行按壓在寶寶的唇上，是的，我不是海怪，是有地方換氣的人。

當然被揍了幾下。

露露還沉浸在照片裡。往外頭走，我找了入口處的長椅坐下。也許我該繼續改這一篇稿子，如今它看來充滿預言：讓筆跡在紙上奔跑起來，追著一筆直的飛機雲往南半球跑去。

人聲突然安靜下來，主持人試麥，包裹塑膠膜的詩集在桌上一字排開，溫潤的燈光灑下，我看著自己手上的那一本，還有揣在口袋的簽字筆。

第六天的下午是新書發表，訊息前幾周淹沒我的動態。翻來覆去，如果感覺到有人靠近立刻把書跟情緒藏進摺疊桌夾層，大聲喊歡迎光臨。白癡，值班主管瞟我一眼，上班認真一點啊你，隨時會有神秘客來打分數，你想害我被罵啊？

咻咻咻的印出熱感應紙，眼睛盯著往來的動物，跟畢籟一起住進鳥的眼睛，然而這裡只有空調沒有風，聞到熱島效應的煩躁與冰淇淋甜。筆尖叩叩叩，開始是一個視覺形容詞我搭配另一個相對於它，再找一組聽覺的形容詞組合相對於前者，接寫一個名詞，大海好了，那相對於海的就是山囉，繼續安裝一個動詞在一個抽象名詞上，然後形容詞，相反形容詞，形容詞，相反形容詞，寶寶。

寶寶。

揉成紙球塞進上班用背心裡。相對於她的名詞，不自覺露出傻笑。露露剛送走另一個兌換的顧客，謝謝光臨，四十五度鞠躬。小說中悲傷的笑都很深沉，我

的很下流，寫出來的很三流。露露的眼神掃過來，我裝忙解除取消螢幕保護程式，喔我們的洗髮露又不夠了我進去搬一箱出來。

我在倉庫裡察看手機訊息，可惜不能點菸，煙霧偵測會大發雷霆。把對話拉到最上面，一點一點數我傳了幾次愛心貼圖給寶寶，提了幾次愛。小熊軟糖的可樂味在舌頭跳舞，露露傳了訊息我把它滑掉。數到一千，不知道這樣的數字代表什麼，平均一年的天數大概一天有三次，如果不按時吃飯會餓，什麼時候開始說愛只需達到每日基本次數，就可以溫飽。

你快出來，露露從門邊伸出半顆頭，剛剛我騙主管你去廁所，認真一點啦。

第七天是最糟糕的明天就要上班了。

阿麥把小說寄出去了，三個月後就能看到他名字得了名次，我真心祝福。我仍然一如往常的認真且寫不出個屁，我搔著貓，牠似乎忘記我踹過，也或者是又勾搭了哪個騷包，心情愉悅。我想凝聚成一朵雲，滿懷心事的飄盪。如果運氣好一點遇到寶寶，我要說世界是一座森林，你永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所以要穿雨衣戴太陽眼鏡，在最燦爛的時候天空降下想念。

請接住我。

露露下班了，我們去吃好吃的吧有間章魚燒不遠。腳步從一個路燈過渡到下一個，影子忽濃忽淡，拉長疾駛而過的重機車聲。不同的灰層層疊疊，染上燈暈的亮，我知道自己現在像一個空空的保鮮盒，剛倒掉沒用的文字。

滾燙的麵糊在舌頭炸開，露露看我一臉剝樣笑了，很好吃對不對？嚥下去，我點點頭。刷啦啦的人聲拍打而上，對話被推得遠遠，也許捲進遠方的颱風，面目全非。

那令我感覺到冷。

記得有一隻裹著寶藍色圍巾的鶴，像立足漂泊的湖心，經過一站站公車牌，笑聲隨著每一次車門打開便撒落一些。卸甲語言，眼睛只有眼睛，濕暖的鼻息與交纏的舌。隨意的下車，走路，不知名的公園不知名的建地，揀拾夕陽，再搭上另一班車開向未知，抵達夢。

可能我安靜了好久，沒注意到已經離開夜市，露露也安靜地走著。計算踩碎的落葉，晚風深情地擁抱往來路人，豆大的汗無聲棲息頸間。

我們去那裡坐著好嗎。在綠燈亮時，露露往一旁的長椅去。

你生氣了？

我搖搖頭。努力擠出笑，笑啊，笑啊就沒事了。沒事了，一個人能有什麼事呢？

謝謝你等我下班。

也許露露有講這句話吧。因為沉默太長。

不會。

不會。踏過斑馬線，我自言自語一首首詩句，用我唯一會的方式填補空白，就算是悲傷也要嘩啦啦地發出聲音。

我在這裡。寶寶。

飛機窗口透著光，緩緩退至跑道。起飛。當第十架掠過頭頂，我想到每件事情都會過期，但可能，也開始一個製造日期。

在露露租的公寓樓下，我剛好說完最後一首。嘿，謝謝，露露又說了一次。

夜晚像條為吼叫而吼叫的狗，竄過街道。

其實無話可說。

回到工作崗位上，人事部阿姨要我連續五天上班。還好促銷活動結束了，獅子跟我懶洋洋的看著顧客路過。

很行嘛你。獅子折了一架紙飛機，投擲出去，緩緩的降落在對面櫃姐的童裝上。櫃姐伸長自己長頸鹿的脖子，生氣地瞪了一眼。

你說我嗎？露露的那一欄訊息閃爍，我沒興趣陪獅子比賽。

獅子翻了個白眼。眼見一個坐輪椅的男子靠近，連忙站起身迎賓。歡迎光臨、需要什麼服務、對不起請稍等、謝謝光臨請慢走、翻一個白眼。我很擔心獅子的眼睛健康，我眨眼打一串摩斯密碼給她的眼球，如果累了不妨考慮罷工我支持你。

噁心鬼，拋什麼媚眼。獅子比了一個中指，我必須暫時保持安靜。印出熱感應紙，只能寫下我所看到的：裝扮俗氣的孔雀、哈腰笑臉的長頸鹿、哭鬧尖叫的花栗鼠、玩著自己手指的獅子。露露傳訊息說她買了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但是看不懂。

悲傷的時間軸是墨比烏斯環，我想用剪刀斷開它，我沒有立即回覆露露，分神繼續反芻腦中的文字，想要組成一言看起來優美深遠的情感。

一隻鱷魚低吼嚇了我一跳。我想要兌換這個。

好的請稍等。

請問你知道 B 銀行的信用卡刷多少可以換商品禮券嗎？

不知道耶不好意思。

那販賣 C 牌女裝的櫃位在哪一層樓呢？

不知道耶真的不好意思。我低著頭，鱷魚睜大眼，你怎麼什麼都不知道，會不會太不認真啊，說完踩著高跟鞋喀喀喀的走了。

獅子的男友幫她帶飲料，也順便給我一杯。請你的，獅子難得沒翻白眼，這段時間雖然你很遜，但畢竟是同事。

隔天早上人事部阿姨傳訊息，委婉地說我被辭退了，原因是工作表現不佳。一個人認真悲傷的時候，身邊的人會給你空間和時間。

我最後一次與露露的碰面是在游泳池。

當天下起豪大雨，愛玩水的人都到街上去享受免費的，只剩幾隻年邁的水母在泳池裡漂浮。我比較快著裝完畢，腳趾探探水溫，像果凍一樣滑了進去。使勁揮動手臂、奮力踢水，來來回回的衝刺，穿小紅褲的青蛙晃著胸前的哨子，蹦蹦跳跳過來提醒我不要太勉強，他正在看冰與火之歌可不想被打斷。露露走出來，青蛙忍不住吹口哨。露露瞪了他一下，挨著岸邊的扶手緩緩入水。我跟在她後方，隨她的速度踢著蛙腳，浮出水面，踢蛙腳。我突然想起那頂消失的草帽，漂流到可能的港口，學習不同的語言與烹飪技巧，結交當地的朋友看足球賽，認識一個好男孩或女孩，花一個下午在 IKEA 爭執書櫃的顏色，呼吸遠方的風，慢慢的褪色。

我想著寶寶。

我停下仰式的手，雙手環抱自己，腿往下沉，水面切過鼻孔。一會兒我從下盯著粼粼波光，水母聚集起來盯著我潛進水底。我祝福最後一批駛離的泡泡，祝福他們走慢一點，慢一點破掉。

一雙手拉著我的頭往上提。露露氣喘吁吁的看著我，青蛙的隨身藍芽不知道

何時關機了，游泳池裡迴盪喘息聲，水母散去。露露按上我交叉的手臂，看了我一會兒，放開，踢著蛙腳游回岸邊，上岸。

我聽見自己乾咳，越來越大聲，像在朗誦一首押韻的詩。

我腦海中浮現的悲傷，像細微的氫瀰漫，我們仍然不擅於說，不擅於採取某種形式展開。我聽見雨持續傾盆，隨手撈起一些常用的素材，轉眼便從指縫流走。潮濕而變形的字，帶著醜醜的模樣下沉。